

胆花紅

(川 劇)

席 明 真 編 劇

重 慶 人 民 出 版 社

PDG

枉自昂藏七尺身，
英雄兒女等輕塵，
可憐滿腹愚忠義，
換得梁王走狗烹！

時間：元順帝末年。

人物：梁王——名巴匝拉瓦尔密，年六十歲，云南行省之首腦。（王）

忽的斤——王妃，阿盖的晚母。（妃）

穆哥——王子，十三歲。忽的斤所生。（穆）

阿盖公主——梁王之女，段功之妻。二十歲。（盖）

車力特穆尔——参政，后升云南行省丞相。（車）

段功——四十歲。大理总管，后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段）

羌奴——十二歲，段功之女。（羌）

段宝——十一歲，段功之子。（宝）

楊淵海——五十歲，段功部將。（楊）

阿黎——二十歲，建昌酋長之子。（黎）

施繼宗——十五歲，阿盖之侍女。（宗）

施繼秀——十三歲，繼宗之妹，阿盖之侍女。（秀）

观音保——梁將。四十歲左右。（觀）

驢儿达德——梁將。（驢）

矢拉——梁將。（矢）

苏成——梁將。（苏）

鉄知院——五十歲，侍医。（鉄）

报子——一人

宮女——四人

太監——四人

元兵——多人

車夫、院子

場 次

第一場	賀功.....	(1)
第二場	復命.....	(14)
第三場	進議.....	(19)
第四場	鬧朝.....	(23)
第五場	毒子.....	(28)
第六場	泣諫.....	(41)
第七場	謀殺.....	(51)
第八場	护雛.....	(59)
第九場	同殉.....	(60)

附錄:

曲牌.....	(68)
后記.....	(75)

第一場 賀 功

(前奏曲詞)

枉自昂藏七尺身
英雄儿女等輕塵
可憐滿腹愚忠義
換得梁王走狗烹

〔幕啓，繼宗、繼秀手攜花籃舞蹈出場。〕

秀：(唱崑仿“道和”)

鉄馬几嘶叫，
旌旗几迎風飄，
中慶城被圍困，
老梁王鎖眉梢。
誰知道一場爭斗，
梁国又平安了。
看滿朝人人欢笑，
齐歌頌总管兵將似天神到；
恨不能眼見这危巢傾倒。

宗：妹妹，你怎么又說这样的话啊！

秀：說說有啥要紧，我倒真想有人打進城來，把他們殺个干干淨淨才好！

宗：妹妹你，(按嘴)

秀：(不服)姊姊，你忘了叔叔的血海冤仇了嗎？

宗：殺父冤仇怎敢忘！只是妹妹，你我既是女兒，又兼身居樊籠，還須百般小心才是。

秀：（有些不服氣，不語）

宗：好，不說了，公主還等着要花，我們采花吧？

〔摘花。穆哥潛上。〕

穆：嗨！你們好大胆兒，敢亂摘花木！（上前搶花，繼宗繼秀不給跑下，穆作開弓欲射狀）

宗：哎呀王子，你怎麼亂射啊！？
秀：

穆：你們不跑，我就不射。

秀：王子，休要羅蘇！

穆：采這些花來作什麼？

秀：送人的。

穆：送給我！（又搶花）

宗：這是你姐姐要的，你不能搶！

穆：姐姐常常送花給我，這有啖子希奇？

秀：今日這花不是送給你的，是送那搭救王爺，解除中慶危難的段總管的。

穆：段總管真好，听父王說，他人又雄壯、武藝又高，難怪我姐姐愛他！我都愛他。

宗：（同時）王子休要胡言，看公主聽見要不依你的。
秀：

穆：她會不依，怕才依都依不贏哩！

宗：王子快快住嘴，你看公主來了！

穆：哎呀，当真來了。你們不要擋倒我，我走了，我走了！

〔慌忙跑下。

〔阿蓋上。

蓋：（唱“集賢賓”）

御園草色正青葱，
綠柳垂絲山茶紅。
才見金戈鐵馬勁，
今朝依旧笑春風。
讒臣誤國真堪痛，
挽救危城靠段功。
繼母娘乖婦道机謀暗用，
老父王恋杯酒犹在夢中，
都道是金玉体皇家貴重；
怎知曉伶仃女心事重重。
（飛句）情伤痛，自憐不得母后寵，
宮闈寂寞如牢籠。

（白）繼宗繼秀，鮮花可曾采好？王妃都已啓駕了。

宗：花已采好，就請公主啓駕。

秀：公主，我有一事不明，要在公主敬前候教？

蓋：你有甚么疑难之事，快快講吧！

秀：想那段功乃大理总管，与我梁国素少往來，他为甚么要來救援我們梁国呢？

蓋：段总管与我們乃唇齒之邦，能济人之急，况且……

宗：况且大王許他高官厚祿，又要把他招为駙馬，他又怎的不

來呢？

秀：哦！难怪得大王要公主親自去迎接啊！

盖：休要多言，快快帶路來！

（接唱前腔）

名花解語芍藥紅，

滿腔心事寄英雄，

非怪儿家情義重，

解圍全仗汗馬功。

此生若得同跨鳳，

愿隨仙鳥脫樊籠。

（飛句）步匆匆，忽听滿城笙歌頌，

阿盖今日會乘龍。

〔上轎繞場。〕

宗：公主，來此已是通濟橋了。

盖：繼宗繼秀，我們橋頭一觀！（下轎同登高处）你看啊：

（接唱前腔）

戰后黎民猶驚恐，

攜儿帶女奔途中，

不是總管大兵攏，

梁國早已禍無窮。

解救危城功德重，

羊羔美酒謝元戎。

（飛句）鼓冬冬，忽听橋頭鸞鈴動，

快快准備酒三盅。

(引領遙望，得勝鼓樂聲遠遠傳來)哎呀！你看凱旋人馬都已回來了，父王还未到此，無人迎接，如何是好？

秀：王妃現在廟中，不如請王妃出廟迎接。

蓋：那你就快去請王妃前來！

秀：遵命。(下)

宗：來了！來了！

蓋：無人迎接，如何是好！？

〔車乘馬上。

車：(唱“紅柄襖”)

打一仗擒明二功勞不小，

當駙馬充乘龍就在今朝；

見宮主不由人眉開眼笑，

怎敢當賢公主來賀功勞！

(白)哦！有勞公主遠迎。

〔阿蓋不理，避開。王妃率穆哥出。

車：(拜)車力特穆爾參見王妃！

妃：(驚喜地)原來是你，怎麼他們都說是段總管來了？

車：大王親自迎接段總管去了，他們還在後面，小臣却先來一步。

妃：聽說你生擒賊首，這一回你功勞不小，千歲已經保本進京，升你作雲南中書省的丞相了。

車：這是娘娘恩典，小臣粉身難報。(回頭)哦！公主，你那手中的鮮花，可是賜與小臣的？

蓋：我這花么，是要送與那解救中慶之危的英雄的。

車：哦！难道我还不是解救城危的英雄嗎？

穆：我姊姊这花，是要送与那摩訶罗磋段总管的，你要？休想！

車：其实我倒不希望这一夜就会凋謝的芍藥花，我希望的是你这朵起死回生的押不蘆花，嚇……

妃：車力特穆尔，你敢在娘娘面前放肆！

車：小臣不敢！

妃：休要胡言，想是你也劳累了，走，同我進庙歇息吧？（拉車力特穆尔下）

穆：（对着他們的背影作了个鬼臉）嘻！逮瞎猫去了。

盖：（禁止）小弟又乱說，媽知道会要你的命！

穆：她要命？要命我拿給她就是了嘛！

盖：以后切不可乱說話，姐姐也真耽心你了啊！你看父王他們都來了。

【穆哥跑向桥头，唱了起來。

穆：（唱民歌曲調）

好个喇摩訶罗磋段总管，喇吹子吹喇嗨。

光輝喇普照錦浪十八川……

喇吹子喇吹嗨……

【梁王引楊淵海、段功、四將上。

王：（唱“紅衲漢一字”）适才問一席話多承相告，
段总管真算得盖世英豪。

段：（唱）唇齒邦理應該彼此相保，
救危難些小事何敢辞勞。

王：（唱）中慶城若非你親身來到，

我大梁恐怕要尺土俱焦。

段：(唱)幸不負大王爺將危解了，

些小事又何勞說甚功高。

穆：父王，我同姊姊都來了，父王呀！這位將軍就是段總管么？

王：正是。穆哥、阿蓋，快來見過總管！

蓋：
穆：見過段總管！

段：王子、公主，休得多禮，折殺段功了！

蓋：(向繯秀索花介)段總管，這次承你星夜馳援，殺退賊兵，無以為謝，這束鮮花，贈予總管，聊表寸心。

段：公主，如此光寵，段功沒世不忘！

穆：(將姊手中之花奪取與段功)段總管，這是我姊姊送給你的鮮花啲！

王：(笑)哈哈，快請王妃前來見過段總管！

秀：拜請王妃。

(妃、車、同上。

王：忽的斤呀！快來見過段總管！

段：參見王妃殿下！

妃：(還禮介)總管，你救了我們梁國，感激不尽，何得行此大禮。阿蓋，敬酒。

(阿蓋敬酒，段遜謝，飲畢。

王：(笑)哈……鮮花一束贈英雄，美酒三盅酬大功。寺內設有酒宴，總管請！

段：大王請！

〔同下。〕

〔幕开，众入座，吹打擺酒。〕

王：（举杯）段总管請！

段：大王請。（飲介）

王：（唱“紅衲漢一字”）

這杯酒望总管開懷暢飲，
酌盛德聊表我一片誠心。
此一番若非你前來助陣，
焉能够退敵兵保全危城；
孤已曾拜表文上呈天听，
升平章保大梁略酌功勛。
說到此有一言還須動問，
問一問段总管家中事情，

段：大王請講！

王：（唱）久聞得尊夫人已終天命，
到而今主中饋又是何人？

段：（唱“二流”）

蒙大王推心腹殷勤下問，
意拳拳話关切感戴難銘。
臣妻死到今朝未曾續聘，
丟下了小兒女孤苦伶仃。

妃：（唱）翡翠衾鴛鴦枕清清冷冷，
難道說配英雄還少佳人？

段：（唱）臣心中還有那難言之隱，

望娘娘恕为臣不敢妄陈。

王：(唱)段总管你何必欲言又忍，

縱然是說錯了也不多心。

段：(唱)要續弦又怕那晚娘心狠，

磨折我小兒女難以放心。

王：啊！原來为这个，不过天下女子也不可一概而論，你看，

(向阿盖)我家公主如何？

[盖俯首介。

段：这……

車：段总管，我家公主乃金枝玉叶，你可休要妄肆評論！

段：啓稟大王，公主乃是金玉之体，小臣不敢妄談！

王：但說无妨！

段：臣听人言，阿盖公主乃大梁国中一枝起死回生的押不蘆花，为臣焉敢妄想！

王：竟有如此美談？

段：远近咸知，恕臣冒昧！

王：(笑)啊！哈哈哈！

(唱)总管何必太謙遜，

莫負孤王一片心，

这段姻緣天注定，

不愧英雄配美人。(放腔)

[阿盖含羞跑下。

王：(大笑)哈……

妃：(举杯敬酒)

(唱)手捧金杯把酒敬，
一天欢慶喜盈盈！
先賀大王得全勝，
再賀駙馬建奇勛，
珠联璧合二美并，
回头叫声車愛卿，

車：臣在。

妃：(唱)为何一旁发寒噤，
半言不吐是何情？
快快上前把酒敬，
恭賀大王喜臨門。

車：小臣知道，(沉思，臉現妒色)小臣知道！

妃：你就快走嘛！

車：小臣車力特穆尔与大王賀喜。(拜)

王：愛卿平身。

車：大王今日双喜臨門，既解了大梁之危，又招段总管为我国
駙馬，英雄美人，真是千古佳話……

王：那是当然的。

車：只是……

王：只是甚么？

車：只是与我大元朝律例不合。

王：怎的不合？

車：想我朝祖宗立法，皇室子女不与外族联婚，公主乃是金枝
玉叶，豈能下嫁于他！

王：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孤家自有道理，休再多言。

妃：还不与大王賀喜！

車：恭喜大王、賀喜大王！

王：大家有喜？

妃：王爺，段总管退賊有功，招为駙馬，又升为平章政事，車参政生擒明二，怎不重重賞賜？

王：哦！生擒明二？（目視車介）参政！

車：臣在。

王：你擒的是來犯中慶的明二嗎？

車：正是。

王：段总管，他說的果真嗎？

段：为臣适才已經奏明，参政中了敌人金蟬脫壳之計，擒回一个假的。

車：臣奏大王，明明是真，何言有假？

王：怎見是真？

車：怎么不真，那賊头戴金盔，身穿金甲，腰懸宝刀，跨騎駿馬，威風凜凜，从头到尾，都象明二，怎言不真？

王：段总管，你請說來！

段：容稟。

（唱“課課子”）

他虽是边野人行为端正，

父會長住建昌臣也知情，

小阿黎原本是他的名姓，

問一問臣部將便知假真。

王：好呀！如此將他押來！再傳总管部將一同問話！

〔四籐牌手押阿黎上，楊淵海同上。〕

楊：啓稟大王，假明二帶到。

車：嘟！這賊首明明是眞，你何言是假？

楊：啓稟參政，大王既將他帶來審問，問得是眞便是眞，問得是假便是假，此人明明是假，你叫我怎能欺哄大王？

王：（向段）駙馬，這是何人？

段：此乃段功部將楊淵海。

王：氣宇軒昂，不愧名將。下跪何人？

黎：我乃建昌酋長之子名喚阿黎。

王：你為何圍我府城？

黎：昏王听了！

（唱“扑灯蛾”）

只都为鄰兵犯境，
奉父命去求援兵，
偶遇着兩軍交陣，
被你們无故來擒，
平白里將我拷問，
說我是攻城賊兵，
象这样誣良为匪，
光天下公然橫行，
既如此生死不問，
殺与放憑在你們！

王：車參政，你听明白沒有？

車：哎呀，大王！这是賊子故作假言，意圖逃脫，以便卷土重來，豈能信以為真，以臣愚見，还是使用大刑。

楊：大王不可，施用大刑，豈不是屈打成招，況且建昌酋長并非歹人，阿黎乃是酋長之子，倘使誣良為賊，將何以服天下，還望大王明察！

王：着呀！楊淵海之言近情合理，車參政還有何話說？

車：这个？為臣一時失察，為賊所騙，還望大王恕罪。

妃：王爺，想車力特穆爾，一向忠心耿耿，請王爺格外施恩！

王：妃子之言甚是，我不但不降罪，這回奮勇殺敵，還要保他作丞相咧！

車：謝過大王！

王：楊淵海助我有功，補授參政之職。

楊：淵海乃一介匹夫，怎敢妄膺重任！

王：休得推辭。

楊：危城既解，小臣回返大理的心切，實實難以從命。

段：大王一片好心，淵海不必固辭。

楊：（勉強地）嗯！……如此臣謝大王。

王：這建昌阿黎，又該如何發落？

車：理當問斬！

段：且慢！看他年紀輕輕，以臣之見，莫如放他回家，以示大王好生之德。

王：既是駙馬講情，不如暫且將他發在你的營中好生教管，容后定奪。